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盎格鲁-撒克逊
编年史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盎格鲁-撒克逊 编年史

寿纪瑜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393-7

I. ①盎… II. ①寿… III. ①英国—编年史—中世纪 IV. ①K5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4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寿纪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393-7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49.00元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60B. C. —A. D. 1042)

Translated by Dorothy Whitelock

In Vol. I of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Edited by Dorothy Whitelock

Eyre & Spottiswoode, London, 1955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042—1154)

Translated by S. I. Tucker

In Vol. II of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Edited by David C. Douglas & George W. Greenaway

Eyre & Spottiswoode, London, 1953

根据英国艾尔-斯波蒂斯伍德了版公司《英国历史文献》

第一卷(1955年)和第二卷(1953年)译出

并根据艾尔-梅休因出版公司

第一卷(1979年)和第二卷(1981年)

第二版修订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中译本序言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英国最著名的史书之一，也是中世纪早期西欧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疾风暴雨，使西欧的古典园地出现了百卉凋零的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首先复苏的是历史撰述。而在这片当时还是稀稀疏疏的园地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却是成长茁壮的一株。

中世纪的编年史来源于基督教会的复活节表。复活节是基督教的重大节日，但它没有固定的时间，而是定在春分过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其时间浮动变化于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因此需要在前一年预先计算安排。这一工作落在修道院的头上。修道院院长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转周期，根据基督教、犹太教和罗马小纪的纪年，推算出当年复活节的日期，排列成表，是即复活节表。在表的最后留下空格，以待填写本国或当地在本年发生的重要事件。这种纪事逐年积累，遂发展为编年史。

在英格兰，约在6世纪末奥古斯丁来到不久，开始形成在复活节表边缘填写纪事的习惯。这种纪事起初十分简短，后来则不断扩充，例如757（原稿本755）年关于梅雷顿政变的记载已写成一篇完整的纪事。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书的编写，起始于9世纪之末。一



位 12 世纪的编年史家曾指出,英王阿尔弗雷德曾指使用英文写成一部有关当地的事件、法律、战役和有关从事战争的国王的书籍。阿尔弗雷德虽未必直接下令,但此书确实始撰于他在位期间,通常称为《阿尔弗雷德编年史》。

这部编年史的材料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它采用从前已经写成的著作,也汲取当代的年代记;它记录政府的露布,也收录国外的事件;它收集文字资料,也采集口头传说以及歌谣史诗之类。正因如此,我们从本书中能够读到古代的世界历史或比德的教会史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也能读到西撒克逊的年代记中有关 8 世纪丹麦人入侵的记载,或者是一些追忆往事的诗歌。编年史所收集到的比较丰富的材料填补了几百年间的历史空白。

为了防止孤本重要文献档案的丧失毁灭,阿尔弗雷德国王下令添置复本分藏各处,这部编年史遂也交由受他护持的教堂和修道院分头保存和续编。续编的内容,一部分来自西撒克逊宫廷,一部分则采自当地。因此各地所编撰的手稿所记内容大同小异,一些主要史实基本一致,而另外一些材料则因撰写人关注不同而各异。

流传下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稿本主要有七部,它们分别被近人编号为 A(\bar{A}), A²(A), B, C, D, E, F 本。

A 本(盎格鲁-撒克逊史名家普卢默[C. Plummer]称之为 \bar{A} 本)由于成稿地点而被称为温切斯特稿本,是七部中最为古老的一部。它所记载的年限为公元前 60 年至公元 1070 年,从笔迹看,经过十三四位书手书写而成。其间详略不一,例如关于阿尔弗雷德及其子爱德华的武功记录极详,但对阿塞尔斯坦到埃塞尔雷德的





50年间的辉煌业绩却记载极简,但总的看来,不失为记录英人抗击丹麦人入侵的一部信史。11世纪,A本被移往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并以其故主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M. Parker, 1559—1575年在任)之名而通称《帕克编年史》。该本转移到坎特伯雷之后,在当地作了某些增补。为了腾出篇幅,对原有内容略有删减。但在转移之前,该本被誉成一本复本,是为A²本(普卢默称之为A本),由于曾归属于罗伯特·科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通称《科顿编年史》。1731年,由于收藏地科顿图书馆失火,此本被烧得只剩几页,故亦称科顿残片。幸得起火以前也曾誉录复本,保存下来,并由惠洛克(A. Wheloc)整理、翻译,于1643年出版。因此A²本又称为W本,亦称G本。

B本与C本同称阿宾登稿本。B本约成稿于10世纪后半期,C本则成稿于11世纪中期,后者编撰以前者为蓝本,地点在阿宾登。B本包括年限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977年,C本则延伸至1066年。盎格鲁-撒克逊史名家普卢默给予C本续写部分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D本和E本所编这一时期纪事的原本。

D本为伍斯特稿本,约始撰于11世纪中期,所包括年限为公元前60年至公元1079年。稿本于16世纪在伍斯特发现,因而得名,成稿地点可能是伍斯特。这部编年史的撰写不同于其他手稿,不是照录前人而是有所去取,补入一些采自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和诺森伯里亚与麦西亚的史乘的材料。它对苏格兰宫廷颇感兴趣,1016年克努特登位后,它对英格兰北部,特别是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关系关注尤多。这部稿本之所以具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因为伍斯特教区与约克教区于972年至1016年间一度由同一人

兼任牧首,两教区关系密切,因而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更多。

E本以其成稿地点而称彼得伯勒稿本,通常也以其主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W. Laud, 1633—1645年在任)之名而称《劳德编年史》。1116年彼得伯勒的修道院失火,所藏的书籍均付之一炬。后来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借得一部编年史稿加以誊录,并续加编写至1154年,遂成为几部稿本中最后的一部,也是最长的一部,包括年限自公元前60年至公元1154年。在誊录过程中,执笔人补入了与彼得伯勒修道院有关的某些事项、伪造文件以及其他内容,而其续写部分更成为独到之笔,为诺曼王朝的封建混战留下了实录。

F本为坎特伯雷双语概要。诺曼征服以后不久,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开始停用古英文,但一些修道院在征服后的一个世纪内仍然继续使用。这部编年史稿本大约产生于1100年前后,在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里以E本所依据的底本为基础删节而成,包括年限自公元元年至1058年。使用文字仍为古英文,但每段之后附以拉丁文译文,因此而得双语之名。

由上可知,这七部稿本可以分为四组:除D本外,A(\bar{A})本与A²(A)本,B本与C本,E本与F本均属姊妹篇。七部虽共同冠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名,但正如普卢默所指出,A(\bar{A}),C,D,E四稿本各具特点,可以单独成篇,不必合成一部。然而,正是由于存在差别,可以为后人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

除上述主要稿本外,尚有H本,可能作于温切斯特,现仅存残页,其中所记为1113年至1114年间之事。另有I本,写在一份复活节表(988—1268年)上,可能作于坎特伯雷基督教堂。虽然条



目不多,记事又颇简短,它却是现存唯一的一份以复活节为纪年的编年史稿本。

编年史实际上应以5世纪中盎格鲁人来到不列颠为开始,在此之前的材料都是转录自其他史乘有关本岛和欧洲大陆的事情。它写到在5世纪中期不列颠人派人去请盎格鲁人前来协助抵御皮克特人一事。此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相继移居岛上,建立起七个国家,形成“七国时代”。在长达三四个世纪里,各国争雄,征战不已。到829年,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征服麦西亚,统一亨伯河以南之地。编年史称他是第八位“不列颠统治者”,同时还列举了以前的七位国王,勾画出前此列国代兴、交替称霸的局面。

编年史除记载王位继承及篡弑外,极少谈到列国的内政,更不涉及典章制度。然而在其字里行间,人们依然可以捕捉到某些信息。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王位继承还未形成定制,依然带有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国王由御前会议推选,国王无权选立自己的继承人。王位的递传,既有父死子继,也有兄终弟及,还有母后居摄。御前会议也有权罢黜国王,例如757(原稿本755)年韦塞克斯国王西吉伯特因行为非法被御前会议所罢。但到诺曼征服以后,国王有权任命王位继承人,王位世袭制度确立。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政府的组织机构还很不完备。朝廷的主要机构是御前会议,有权决定国王废立、对外战和等国家大事。地方划分成许多郡,作为司法和军事单位。书中还出现过百户区字样,是郡以下的区划。



王国的各级官职都由大小贵族担任。编年史称大贵族为郡长,他们在朝廷里是御前会议的组成人员,称议政大臣,在地方是一郡或数郡之长,掌管地方行政和军事权力,战时指挥军队,冲锋陷阵。后来由于郡长工作繁忙,责任重大,管理郡务的工作改由另设的郡守担任。郡的首长之下有一批管事人员协助工作,负责国王的税收等事务。这些管事人员主要由塞恩和格塞思充任,他们是小贵族,一般拥有 5 海德土地。

基督教的传布和教会的发展在编年史中占有很大的篇幅。596 年的纪事写到格雷戈里教皇派遣奥古斯丁偕同修道士多人来到不列颠传教。在此之前,基督教曾经传入过不列颠,但此时业已中断,岛上有基督教异端和异教流行。奥古斯丁及其徒众和后继者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先从列国的社会上层入手,逐步扩大影响,几经反复,屡遭镇压,最后得到全岛的皈依,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制。书中略去了标志基督教在不列颠取得胜利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但是记录下它的敌手科尔曼携其徒众离岛返欧一事。书中还记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为加强教会而采取的措施,列举了大量主教区的设置和主教的任命。与此同时,修道院也在迅速成长。编年史中几次记述国王向彼得伯勒修道院馈赠土地、特权之事,并载录教皇的确认其权益的诏书。这些内容尽管被认为属于彼得伯勒稿本的增补,原编译者对其真实性亦存质疑,却为修道院之享受特权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既是民众的精神领袖,也是国王的左辅右弼,参与国事,甚至带兵出征。

编年史所记的第二件大事是反丹麦人入侵的斗争。835(原稿本 832)年的纪事写道:“这年异教徒蹂躏谢佩。”第二年国王埃格

伯特率军迎战,是为战争的开始。此后兵连祸结,战事绵延。书中以大量篇幅记录了阿尔弗雷德国王对丹麦人的英勇抵抗和爱德华国王对丹法区的光复;也记述了10世纪末丹麦人的卷土重来和巨额丹麦金的勒索:从991年的1万镑,数年一增,到1012年高达4.8万镑之多。等到丹麦人入侵势头衰落的时候,编年史也进入了新的时代。

编年史最后部分记的是诺曼人入侵后所建的新王朝。征服者威廉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取得胜利后加冕称王。在这个不足百年的朝代里,几乎充满了战争:有镇压当地贵族反抗的战争,有对付诺曼底的动乱的战争,有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的战争,还有抵御北欧人入侵和在欧洲大陆同邻国的战争。为了进行战争,诺曼诸王对岛上居民进行了尽情的搜刮。编年史中多次出现沉重赋税的记载。1083年的纪事中还提供了每海德土地提供72便士的宝贵数字。1085年朝廷开始进行全国土地调查,编年史作者更写下一段深沉而激昂的评论。作者认为这种刨根问底的做法说起来简直是一种耻辱。编年史末尾部分记录了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统治时期的社会骚乱和民不聊生的景象,为这19年的艰难岁月作了概括。

整个编年史结束于1154年斯蒂芬逝世和安茹伯爵亨利入主英国。全书包括年代共1200余年。

编年史不曾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有所记载,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在此期间,不列颠正经历着一场封建化过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自由农民的农奴化。编年史中较早地出现了郡长和塞恩的名称。他们是国王的辅弼、侍从



和亲兵,都占有大面积的土地。我们知道,每一塞恩占有土地一般至少为5海德,每海德的面积因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异,少则40英亩、60英亩,多则80英亩、120英亩。因此这种被列为中小贵族的塞恩所占土地数量已十分可观。然而被称作大贵族的郡长,其所占有土地数量之大则更是惊人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自由农民所占土地约30英亩,有的还不足此数,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不起频繁的天灾人祸,因此逐渐走上对大土地所有者依附的道路。诺曼征服加速了这一进程。编年史记录了大批郡长的被诛杀,由来自诺曼底的封建主加以取代。他们运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剥削方式肆行掠夺。本来业已处于困境的农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重税盘剥、战争困扰与自然灾害的侵袭之下,逐渐沦为农奴。从《土地清丈册》统计出来的数字表明,在英格兰,封建化过程业已基本完成了。

对于这部编年史,英国学者喜爱地称之为“古英文史书的基础权威著作”,也称之为“一个西方国家以其自己的语言写成的第一部连贯的本国历史”,还称之为“第一部伟大的英文散文著作”。诚然,这部编年史奠定了英国古史的基础。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拉丁文的流风余韵在书籍撰写方面仍然具有很大影响,而这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却是以其本民族的语言写成,而且连续不断,即使是在外族入侵和征服的情况下,继续撰写不辍,撰写时间延续200余年,实录岛上史事长达700年有零,的确是值得英人为之骄傲的。

编年史的撰写愈后愈细。从阿尔弗雷德在位时(871—899年)起,书中已很少出现“这年某人逝世”或“天见异象”之类寥寥数

语的纪事,而是对某些事情作出较为完整的记载。以后的两个半世纪更逐渐加详,对许多重大事件都能原原本本道出来龙去脉。特别是诺曼征服之后的百余年间,不仅提供许多珍贵史料,而且还有一些针对时事的史官评论反映了民间的看法。一段段长达数百乃至千余字的纪事,读来俨然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故事,或是一篇流畅精美的散文。

书中还出现了一些当时传颂的诗歌,有的或被认为系出于王室告示。这些诗歌,有的是歌颂战功,有的是悼念先王,也有一些是讥讽时政,甚至抨击暴君的。以 937 年的一首歌颂阿塞尔斯坦国王在布朗南堡战胜丹麦王奥拉夫战功的长诗^①为例,全诗长达 74 行,记述了这场前此史书所未载的大战,颂扬了国王及王弟的英武,歌颂了军队捍卫国土的勇敢,记录了战斗的惨烈厮杀,读来铿锵有声,犹如身临其境。再以 1087 年讽刺征服者威廉的一首为例,诗中控诉国王搜刮财富,大兴土木,臣民哀怨,只能祈求天主的宽恕。

值得提及的是书中的持论方面。在 1085 年记载威廉一世发动土地清查之后,又加上修史人的看法:“他令人调查得如此详尽,乃至没有一海德土地,也没有一维格特土地,……也没有一头公牛、一头母牛、一头猪被遗漏而没有记录在案。”从清查结果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到威廉的贪婪之手业已伸进了每个臣民的钱袋。这的确使修史人不能不为之感到羞愧。1087 年威廉死后,在上面提到的那首讽刺诗的后面,紧接着有一段警戒世人的文字:“关于他,

^① 原为头韵体诗,原编译本中以散文形式出现。



我们写了这些事情,有好有坏,以便好人可以仿效其中的优点而完全避免劣迹,在引导我们通向天国的道路上行进。”在评论斯蒂芬在位期间的长期内战造成生灵涂炭,村落为墟,加以酷刑泛滥,聚敛成风之后,修史人叹为前所未有的灾难,只好沉痛地引用人们公开谈论的一句话进行归纳:“基督和他的圣徒们都睡着了。”这种大胆评论写于封建时代,出自修道士之手,应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综观以上,无怪乎这部编年史被英人珍同瑰宝,也被世人视为名著。至于书中存在的一些为封建史家所难以避免的糟粕,也就无足轻重了。

早自17世纪起,英国学者就已开始对这部编年史进行整理、研究和从古英文转译为现代英文的工作,成果累累。例如纪年的厘订工作,编年史虽然效法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的体例,采用耶稣纪元,但在以何时作为一岁之首的问题上,各种记载却显得十分混乱。被采作岁首的有:9月24日,圣诞节(12月25日),圣母领报节(当年或翌年之3月25日)等等。以现时通行的格雷戈里历法核对,编年史所记事件,有的需要溯前或推后多达一年之久。幸得后来学者的厘订,使读者能够获得正确的纪年。至于纪事中的舛错之处,更是经过几代学者的考证,得到订正。这些考订成果已收入注释,随正文一道译出。

至于转译成现代英文的工作,三个半世纪以来,共出版稿本译文达十多种,各种研究成果和注释大量涌现。其中著名的有1823年在伦敦出版,后经数次重印的英格拉姆(J. Ingram)的译本,1861年索普(B. Thorpe)的译本,1865年厄尔(John Earle)的译本和



1892年、1899年先后由牛津大学初版的普卢默的上下两卷译本。1953年，加蒙斯韦(G. N. Garmonsway)的新译本在伦敦问世。该书以普卢默的译本为蓝本，以A本和E本为主，依照原来的排印格式，将几种穿插合编的稿本逐页重译。该书于1972年再版，几度重印。译文通俗易懂，风行多年，被英国史学界誉为各种译本中之上乘。另一种合编本刊载于道格拉斯(David C. Douglas)主编的《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中，由怀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 担任约500—1042年阶段)和塔克(S. I. Tucker, 担任1042—1154年阶段)译出，分别于1955年和1953年在伦敦问世。嗣后合成一部，由怀特洛克领衔署名并与道格拉斯和塔克合作，于1961年在伦敦再版。怀特洛克为当代英国史学界名家，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历史深有研究，著述极多。中译本系根据《英国历史文献》中的译本译出。本书的特点是将几种稿本的同年纪事排在同一版面，重复处尽量归并，避免雷同，歧异处予以注明，以示区别。其内容基本一致者作为几种稿本的共同纪事通栏排印，文字则以其中一种为主要依据；其内容不尽相同者左右并列，以资对比。为此，原编译者对所采用的各稿本作了认真核对，并为了兼顾各稿本，又对版面编排作了精心设计，使人一目了然。编年史各年纪事的年代，经原编译者校订，以订正者置于纪事之始，而各稿本原附年代之与此不符者，则放在括弧中。该书文字流畅，便于阅读和对照，注释颇为丰富。但在材料内容方面，则对原稿本后来增补的个别段落，特别是在彼得伯勒补入E本的有关彼得伯勒修道院的几段文字，因其有欠真实，未予采用。中译本对这些部分已由译者根据加蒙斯韦编译本译出补上。

